

[英] 安妮·史蒂文森 著 王增澄 译

苦涩的名声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

BITTER 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ANNE STEVENSON

▲ 昆仑出版社

[英] 安妮·史蒂文森 著 王增澄

苦涩的名声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

BITTER 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字:军-2004-012号

苦涩的名声/(英)史蒂文森著;王增澄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2004

ISBN 7-80040-734-9

I.苦... II.①史...②王... III.普拉斯-传记

IV.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46875号

Copyright©ANNE STEVENSON by 1989,1998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b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4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ig Apple Tuttle-More Agency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苦涩的名声

作 者 安妮·史蒂文森

译 者 王增澄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875

版 次 200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734-9/I·528

定 价 4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引 言

她一双乌黑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灼灼逼人，有巨大的魅力；她一走来“显出一派志得意满和欲赢得人的好感的神态”。她显得很自豪，偶尔甚至有点妄自尊大。我不知道她是否态度和善而获得过好评，但是我确实知道她极想一改常态，并且苦苦思索要迫使自己显得和善一点。当然她生性有细微难察的冲动和值得称赞的首创精神；不过在她身上的每事每物似乎一直不断在寻找平衡，而总是找不到；一切陷于茫然混乱之中，总是显得焦虑烦躁，坐卧不宁。她也许对自己的要求过于严峻，而在她身上难以找到必要的力量来达到这些要求。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

哦，只要听其自然，不加干涉，我会严以责己，成为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诗人。

——西尔维亚·普拉斯：《日记》

（1958年5月11日）

作者按语

我在撰写这传记时,曾获得西尔维亚·普拉斯遗产管理委员会奥尔雯·休斯^①的大量帮助,她担任该会的文稿代理人。休斯女士对正文提供的捐赠文稿,几乎可说是一项双重著述的工作。她对最后四章和1962年秋以《阿丽尔》书名结集出版的诗篇核对用力甚勤,我对此尤为感激。

^① 奥尔雯·休斯为本书提供下列一些诗篇的原文:《不平静的缪斯》(仅略示概念)中的最后数段、《采黑莓》、《小赋格曲》、《捉兔的人》和《伯克海滨》,还有在第十二章前几页的有关《阿丽尔》诗篇的导读性介绍材料,以及《谴责》、《请求者》、《爸爸》、《103度热度》、《拉扎勒斯夫人》、《帷幔》、《慕尼黑模特儿》、《舞男》和《好意》。

序 言

死亡,像其他事物一样,
也是一种艺术。
我会把它处理得非凡的好。

我这样处理,为的是它大概是阴间地狱,
我这样处理,为的是它似乎是真实的。
我猜想,
你很可能会说我有一种感召力。

——引自《拉扎勒斯夫人》

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原本同两个年幼的孩子居住在伦敦,在1963年2月11日以自尽了却一生,时年30岁。她的自杀引起了普遍流传的神话式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她去世后,她的诗集《阿丽尔》于1965年问世,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在她的作品中发现一种惊人的意想不到的事物,那即充满极端主义者的因素,同他们灵魂深处所有的意念庶几类似。普拉斯成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愤怒、幻灭和迷惘无措几代人的女代言人。她自杀的悲剧和她最后一些诗篇的魅力,似乎把生活和艺术分成截然相反的两面(由T.S.艾略特和“新批评派”审慎而仔细地区分过),归入到女性挑战的无法回答的、充满激情姿态的人的行列:“血的喷流是诗/决不会停止喷出。”

撰写这部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传记,考虑到面临她的流星似陡升的名气,因而产生的种种误解中的一些问题,尽可能以客观事实的叙述来拨开

笼罩在诗人身上的迷雾疑团，刻画出这位非凡的才女如何顽强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通过夹叙夹议富有传记意义的偶然事件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以及远大抱负，栩栩如生地凸现出传主的真实风貌。虽然一些知道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人们对她感情激烈、反复无常的性格的反应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无一例外地发觉她的诗篇诗意盎然，并且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想起她时，总认为她是个生性活泼、淬砺奋发的姑娘，她的卓越才华像她的“冷峻而刺目的睿智”，激动人心，无可匹敌。她的有些朋友满怀热情地谈及她的风韵、心情、杰出的禀赋和丰富的感情。有的人回想起一个心理复杂、完全只顾自己和有顽强抱负的美国人，她的聪明伶俐的外表形象，却包含着不可言说的狂怒，而内心极度苦恼的核心。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辈子所写的任何有关她的传记，都应该对他们的弱点加以考虑，否则即使全面，没有注意其不足之处，也就有欠完善。直至现在，她的传记的完整的一面——如她婚姻状况的一面——曾被不恰当地或错误地描写出来。虽然这主要是由于特德·休斯坚持要求保持他的生活的秘密，以及他的孩子们的秘密，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有在这时期很熟悉普拉斯和休斯的许多人，要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才愿将他们的一些回忆公开出来，让众人评说。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许多乐于为作者大量提供证据和材料的新的见证人，重要而值得一提的有：卢卡斯·迈尔斯，他在剑桥大学初遇西尔维亚·迪多·默文，当时 W.S.默文的妻子，她在波士顿、伦敦和法国同西尔维亚交往过，还有理查德·墨菲，在西尔维亚临近生命结束前不久去爱尔兰观光时借住房屋的主人。我从没有见过西尔维亚·普拉斯，自从上述三人向我提供信实的第一手文字材料后，这些记述对阐明西尔维亚·普拉斯成年时期的一切活动，可说非常宝贵，我已把这些记述文字以全文收载在本书《附录》中，并且在行文中直接或间接地引用这些材料做佐证。新材料中有许多将会使已接受当今流行的对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看法的那些人感到意外。W.S.默文曾写到对她的形象所感到的惊愕，“多半是受对她所知不多的人的看法而形成的，西尔维亚是成为[特德·休斯的]无情虐待的可怜巴巴的受害者”。迪多·默文像许多人一样，所看到是“她首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光艳照人、欢快合群的伪装，然后通过和颜悦色的外表，隐约地显出一个果断、喜欢抛头露面、城府很深和脾气急躁的人，假如有事不合她的心意，她往往疾言厉色，也会蓦地勃然大怒……我开始感到，在西尔维亚身上，大概有点像一只浮在水上的猫，但是并不是特德弄得她处于

那种境地的,不是特德逼得她进退两难。”

鉴于西尔维亚·普拉斯受德裔美国人出身背景的制约,还有受她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气氛的影响,还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妇女和母亲,比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主张男女平等的革命只早10年,再则她生命的最后岁月的个性始终有待证实,以及她8岁时由于父亲过早去世所受心理的损害,——在我们考虑到她短促的一生如何影响她的诗作时,上述所有事实,当然应予重视并细加考虑。本书试图协调地囊括她的作品中爱反驳别人的评述和熟悉她的那些人的不同看法,来了解普拉斯对自己的勇敢和毕生的斗争。我曾设法所做的,是探讨这位非凡的艺术家,因为我相信,她本人很可能会要求作为诗人来予以探讨或论述。

诗集《阿丽尔》出版后,西尔维亚的母亲奥里莉亚·肖伯·普拉斯设法以洋溢着抑制不住的乐观主义的《家书》(此书于1975年出版),来引证、辩驳对她女儿所创作的诗篇的褒贬。其抗议主要说:“无论什么她通过艺术手腕畅所欲言,这信是她所写给我的。”——作为抗议的表示不管怎样是可以理解的,但《家书》的出版反起到把读者大众弄糊涂的作用。一位创作《球形玻璃罩》和《阿丽尔》的作者,怎么会把写过热情奔放、闲谈式的和显然是淳朴感情流露的信件展示呢?这种混淆在1982年在美国出版她的日记选萃时更甚。这些都显示一个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真实形象,而且甚至简直像饶舌的专业捉刀写信人的文字,然而起初这些书信和日记的文字几乎不能和她的诗作的优秀艺术技巧相提并论。

在许多方面,西尔维亚·普拉斯性格上许多极端的矛盾,是产生她天才的紧张^①。她是位在每样事物面前很自然会被迷住,并有紧迫感的艺术家。试图重现她,既是位才华非凡而另一方面又是普通的女人,或者换句话说,评估她对争取女权运动的贡献,譬如说在政治上要求她跟阿德里安娜·里奇的情况一样,那么可说与普拉斯的任性如同一辙,多少带有点任性而误解普拉斯。在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普拉斯要出人头地被人接受为“寻常小事”,而同时依然不能达到的尽善尽美想象“寻常小事”。她在一个特权的社会里受教育成长,为一个紧密联系的家庭所保护,她在封闭的家庭圈子里为家庭意志所左右,在她父亲去世后,备受她许多老师的宠爱,荣获多种奖学金和荣誉,她的内心深处对她绞尽脑汁要创造的那个自我形象极有反感。

^①这在诗歌上称作“潜力”,指各种冲突解决后的完整统一。——译注

在她生命的早年,甚至可能在奥托·普拉斯去世前,她已学会怎样通过为成年人写作品而赢得他们的注意和称赞。她对对手们的竞争和极不容忍,看来是由她一直极度渴望爱情所造成的,她解释说这主要只有得到她母亲唯一的赞同。她在去世前不久为电台写的一篇出色的散文,谈及她很早的童年时期(那时她意气风发、情绪高昂,富于挑战性),她生动地描述得知一位家族成员即将降生时的受辱的感情。

一个婴孩。

我嫌恶婴孩。两年半来我一直是温柔世界的中心,我感到内心痛苦难受和彻骨的寒冷,使我浑身骨头僵直难动。我很想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博物馆的庞然大物。婴孩们啊!

她拒绝祖父提出在走廊上玩的建议,怒冲冲地沿着海滩走过去。

我抱有嫉妒,丑陋和多刺,活像一只可悲的海胆,我步履艰难地行走……我像来自一颗星星,冷眼看人生,清醒地看着事物的分离。我感到我皮肤的细胞壁:我就是我。那块砖就是一块砖。我和这人世的事态的美好结合已成为过去。

普拉斯在这里告诉我们,她发现分离起初是和妒忌与惧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分离或是孤立一度是她内心苦恼的根源——正因为“个性迥异”,就更显得孤立和不合群,用另一个特别喜爱的字,也意味着她作为一位艺术家是喜欢独居慎思的,因此不会真的“永远摒弃在人群之外”,不过,据说她曾在海滨找到一只“神圣的狒狒”的事,似乎证明是被选定的和特殊的。在西尔维亚去世后很久,她母亲回忆时这样写道:西尔维亚其实并没有找到那种毫无表情的狒狒;而有位朋友的父亲倒曾经找到过它。西尔维亚在两岁时超意识地面对分离,也是被捏造得过分夸饰而简直太脱离了事实真相。不可能会是这样吧?不论西尔维亚虚构什么“事实”,可是她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孤立是千真万确的。虽然她从没有用心倾听在她隐藏处外面的党卫军¹靴子沉重的得得声,也从没有经历过囚居囹圄、饥肠辘辘、无家可归之苦,也没有遭受过任何肌肤损伤,当她处于作为政

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党的精锐部队。——译注

治压迫的迫害者的地位时,从她有自知之明的时刻起,心就怦怦直跳,只想着“我就是我”,这时她局限在对抗和使人极度痛苦的境地。

西尔维亚·普拉斯所经历的苦境是内心极大的痛苦(当然,她也有一个个人的极乐之地),不过这是一种真的苦境,而这就同人类曾经天长日久为他们自己设计的种种苦境十分相似;因此这一苦境有其普遍的感染力和极度的危险性。情况可能是这样,这种西尔维亚从没有恢复过来的心灵创伤,其起因和童年时代的事件并无任何特别关系,而是产生于她再次清楚地认识到无能为力重新创造她想象中的世界。她的富有创造力的迫切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一发不可收拾,只是这种一般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大可能有的。西尔维亚需要给以对她出于高兴而赖以交往的那些人深刻的印象并奇特地控制他们,也给她的朋友和相爱的人们非凡而感人的才艺,直至有时候因为他们坚持要生活过得满意,还有时候因为他们冷眼狠狠地看着她——结果证明他们是些不足取与之交往的,用她的话来说,那就是“出卖了”她。当她控制不住心灵受到损害的性格的脆弱性时(而她非常脆弱),她愤懑不已的仇恨很可能会蓦地迸发出来,宛如一道骇人听闻和猛烈的刺眼的闪光。然而她自己似乎没有觉察到它的惊人的不协调,换句话说,她的一些日记和众多的诗篇也向我们透露出这种情况。卡罗琳·凯泽曾经这样写道:“我们自己所获悉的结论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感受。”

西尔维亚·普拉斯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得不得做一个作家,也不知道她究竟要表达什么。只有到将近1959年年底时,她出于偶然的机会仓促写了一篇《生日诗篇》,她才确实知道她多么忠实于自己的“神秘”。显然有种重要的东西,她必须弄清楚她自己:“哦,只要听其自然,不加干涉,我会严以责己,成为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诗人。”——1958年5月11日她就这样写在她的笔记本里。显而易见,只有遭受这种剧烈痛苦后,并在她以文字形式表达出极度愤怒的激情后,她甚至能达到最后显得是真实的世界——哎呀,这是在她生活和诗篇中所再三展现的死亡的循环的一般外露。

世界是血肉之躯和个人组成的,

黎明表明,热血奔流。

永无终结,只有衣箱,

同一的自我像一件衣服从衣箱里展开，
毫不掩饰，闪耀发亮，充满着希望，

意图和各种票证，电路短路和可折叠的镜子。
我有点疯了，估计像蜘蛛，挥舞它许多臂肢。

从苍蝇的目光看来，
这种繁殖确实是可怕的。

它们像忧郁的孩子嗡嗡直叫，
陷于无垠的罗网中，

死亡用其无数的魔手，
把人弄得智穷力竭，束手无策。

我在探究《阿丽尔》和《冬天的树》的内涵和艺术成就时，曾获得在美国和英国认识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许多人的大力帮助。我避免重复访问发表回忆录的撰稿者和她的美国亲属。在保罗·亚历山大编辑的文集《阿丽尔声誉日隆》中，普拉斯夫人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措词文雅地指出：她已经以书面形式说出她对女儿希望要说的一切。当我有西尔维亚弟弟沃伦·普拉斯及其家属可提供情况时，因此我就不再打扰她，让她平平安安过日子。

特德·休斯心真好，为我提供了他和西尔维亚在一起度假时的梗概，那时他们在美国各地和科德角周围旅游。除此之外，他还这样写道：“我已经把她所写作品的正文通读一遍，只是便于核对检查。我探寻出的一些有限的事实，如有出入需要改正，我会合情合理地予以确定并予厘正。本书主要部分有关其他人的议论、评价和阐释则一如其旧，不作改动，我对此不负责任。”通过奥尔雯·休斯的联系，我能够接触迄今仍保持缄默的许多人，并且那些人曾对本书作出极有价值的贡献，他们是：在夏威夷的 W.S. 默文、加利福尼亚的卢卡斯·迈尔斯、法国的迪多·默文、爱尔兰的理查德·墨菲，并且还有在伦敦的吉莉安·贝克尔、内斯特·克莱弗登、多丽斯·莱辛^①、苏

^① 多丽斯·莱辛（1919—），英国著名作家，作品题材广阔，尤其擅长刻画有知识的妇女形象，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狂暴的孩子们》（2卷）、《金色笔记》和短篇小说结集《五》等。——译注

泽特·梅塞多和尼古拉·蒂勒。我也非常感激鲁思·费恩莱特、约翰·霍德医生、迈克尔·霍罗维茨、丹尼尔和赫尔加·赫温兹夫妇、戈登·莱默耶（允准借用其未刊回忆录稿）、詹姆斯·米基、克拉丽莎·罗奇、伊丽莎白·西格蒙德、马西娅·布朗·斯特恩、梅·斯温森、大卫·韦维尔和其他人。我也充分利用以前发表过的一些出色的相片，有下列诸人摄影：A.阿尔瓦雷斯、伊丽莎白·康普顿、简·戴维森、彼得·戴维森、简·鲍尔特泽尔·科普、多萝西娅·克鲁克、戈登·莱默耶、克拉丽莎·罗奇和南希·亨特·斯坦纳。笔者已竭尽全力与理查德·沙逊取得联系，他存放在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的一些信函，我在未经他许可的情况下已查阅参考。

本书起初受爱玛·坦南特委托，是为她所担任责编的《企鹅妇女传记丛书》撰写的，要是没有诸位编辑的资助和耐心，就不会有本书的问世。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彼得·戴维林不仅提供了他本人对普拉斯的回忆文字，——这样就扩大了我对她性格的理解，并且还使我对20世纪50年代的波士顿文学界的情况了解得更臻完善，同时又对原稿的三篇草稿大加润色，提出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在维京出版公司，朱迪思·弗兰德斯夜以继日地认真审读较早的文本。我对托尼·莱西在拙作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谨表由衷的谢意。

最后，我想要向史密斯学院尼尔森图书馆的珍本书室的鲁思·莫蒂默及其同事们，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利利图书馆的管理员致谢，因为他们在寻找底稿和原始资料方面的友好、合作态度，给我助益良多。我也对辛西娅·刘易斯和多萝西·温斯坦利表示由衷的感激，她们帮助我从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的手稿打出一份清稿，还应对凯塔里娜·赖斯深表谢忱，她耐心细致地核校和编辑最后定稿。对彼得·卢卡斯，我将搜索枯肠，向他表示所有文字实难表达的感激，还有绝非笔墨所能尽述之处，因他陪同我长途跋涉，行旅中备极艰辛，并和我结为连理，同时老练而得体地对我行文的立论和风格有所指点，使我行文清顺鲜疵。

A.S.^①

1989年2月

于爱丁堡大学大卫·休谟楼

^① 此为作者用姓名首字母签署的形式。——译注

ANNE STEVENSON

BITTER FAME

*A Life of
Sylvia Plath*

If you can't give me love and peace,
Then give me bitter fame.

— Anna Akhmatova

假如你不能给我爱情与和睦，
那么就给我苦涩的名声。

—— 安娜·阿赫玛托娃



▲ 剑桥“铁锚酒馆”（速写）西尔维亚·普拉斯作

奥尔登·休斯供稿



▲ 在剑桥大学（1957年）

奥尔登·休斯供稿



▲ 西尔维亚·普拉斯
和特德·休斯在杨柳
街9号（1959年）

罗力·麦克纳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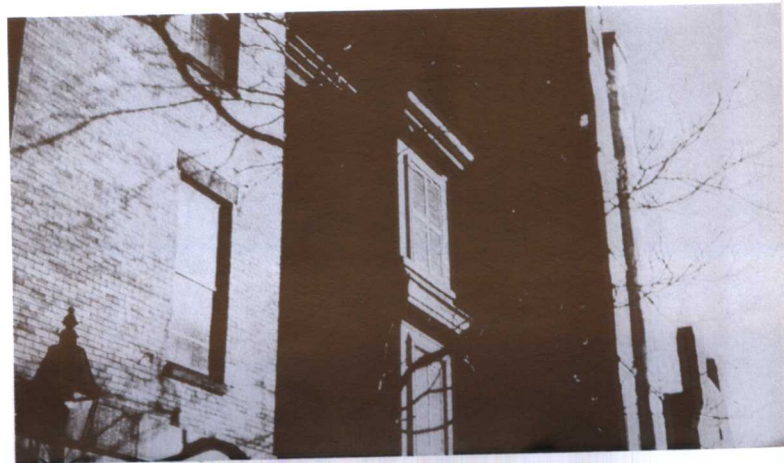


►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
这幅速写可能作于马萨
诸塞州霍利，在北安普
敦附近

奥尔夫·休斯供稿

► 波士顿杨柳街9号(高
大的用石头建造的大
楼)（1989年）

《波士顿环球报》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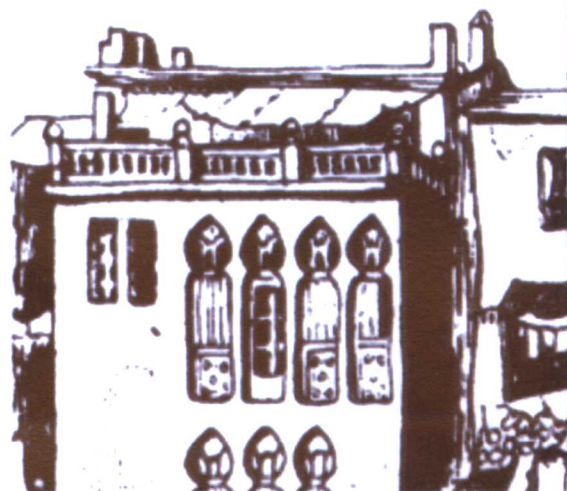
▲ 卢卡斯·迈尔斯在剑桥大学（1957年）

伊莉埃尼·巴劳特供稿



◀ 多萝西娅·克鲁克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1953年）

纽纳姆学院院长和研究员供稿





本页3幅是西尔维亚·普拉斯对
西班牙贝尼多姆的速写，休斯夫
妇在此欢度蜜月（1956年）

史密斯学院图书馆珍本书室供稿

